

時代曲：我愛夜來香

黃湛森跟國語時代曲有緣。少年時代他跟梁日昭老師進出電台和錄音室，遇上不少時代曲的宗師，在那個由上海南來的音樂世界，吸取養份，成為他日後寫曲填詞一個原點。晚年，他寫博士論文，分析香港流行曲自1949年以來的更替興衰，選擇由原點出發，從新訪問了不少時代曲的宗師，寫成了論文其中最精彩的一章「我愛夜來香」。

1957年，黃湛森跟隨梁日昭做電影配樂，初遇時代曲傳奇人物兼大美人李香蘭，當場迷倒（黃霑筆記《恨不相逢》《恨不相逢未嫁時》；（相片《李香蘭》）。回魂之後，他順藤摸瓜，摸到一個國語時代曲的寶藏。他摸到國語時代曲的醉人旋律和不朽名句，摸到大師姚莉、姚敏和李厚襄的身影，摸到菲律賓音樂人的絕技，在他的少年肌膚，刻下了中國流行音樂由黃浦灘頭一直奔到維多利亞港的曲折身世。

五十年代，香港的音樂廣播節目，由這個寶藏取材，取之不盡。

1949年，國語時代曲一批早在上海已橫跨歌影和唱片工業的耀眼明星，南移到港。1952年底百代公司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，重新向昔日期下紅星招手，時代曲在短時間內，通過電台電影和唱片製作，跟粵調流行之聲，分庭抗禮（延伸閱讀《時代曲南來香港》）。

因此，少年黃湛森的音樂啟蒙老師除了紅線女、馬師曾之外，還有周璇、白光、張露、鄧白英、龔秋霞、梁萍、屈雲雲，當然還有紅遍五十年代時代曲壇的姚莉（影音《光影留聲：姚莉》；相片《黃霑訪問姚莉筆記》）。很快，黃湛森知道姚莉有一個天才哥哥叫姚敏，他更知道上海歌壇台前持續光亮，全靠幕後眾多詞曲大師，發功創作。1949年後，大批時代曲創作人南下，少年黃湛森在錄音間遇到的，名副其實，是一代宗師。跟他摩肩，教他崇拜的對象除了姚敏之外，還有鼎鼎大名的李厚襄、陳歌辛、陳蝶衣、李雋青、馮鳳三和梁樂音。（黃霑筆記《彈「聖誕樹」憶姚敏》；（影音《音樂不設防：姚敏》《音樂不設防：李雋青》）。其中梁樂音跟梁日昭特別稔熟，在少年黃湛森的黑白照片中，經常見到他與梁樂音同台演出，記下香港流行音樂兩個時代的交接（影音《音樂不設防：梁樂音》；（相片《梁樂音》）。

國語時代曲第一代的巨星，由上海南來。五十年代中開始，電台和唱片工業超速發展，大量演藝新人如葛蘭、林翠、李湄、尤敏、韓菁清、石慧、葉楓等，加入行列。她們在歌唱風格、演出造詣和延續東西相會的時尚感覺上，吸收舊作，再有擴充（延伸閱讀《洋為中用·新人輩出》；相片《葛蘭攝於麗的呼聲》）。

少年黃湛森在錄音間遇到的，除了明星宗師，還有如假包換的技匠。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洋場，菲律賓音樂人角色吃重。菲籍樂人

的視奏能力極高，而風格接近美國與西班牙音樂，演奏流行音樂，十分奔放，因此長駐各大夜總會現場演奏，並灌錄唱片，是中國摩登新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1949年後，菲籍樂人，跟著時代的大潮，南來香港，拿起小號長笛，繼續演奏，並且開枝散葉。例如洛平 (Lobing Samson)，外號簫王，曾經在上海仙樂斯夜總會當大樂隊領班，來港後在夜總會、電台和錄音室持續活躍，跟少年黃湛森頻頻合作（黃霑筆記《簫聲醉人》《菲律賓樂人對香港音樂貢獻大》；相片《洛平與菲律賓音樂人》；影音《菲律賓音樂人的技藝》；延伸閱讀《菲律賓音樂人- 雙城音樂傳承》《菲律賓音樂人- 技藝》）。

傳播國語時代曲的，除了電台，還有夜總會和電影。五十年代末兩大國語電影公司推出大量歌舞電影，叫好叫座，將時代曲的熱潮，推上一層樓。1959年《龍翔鳳舞》憑歌寄意，選唱的插曲由《毛毛雨》唱到《我愛恰恰》，老實地盤點了國語時代曲的前生與今世。同年，因為《曼波女郎》，國語電影、時代曲和女性形象行前一大步。多謝葛蘭，多謝野玫瑰，香港的國語時代曲正式行入摩登（相片《龍翔鳳舞 電影廣告》《野玫瑰之戀 電影廣告》）。